



蒙古短篇小說集

達理札雅著

文化生活出版社



蒙古短篇小說集

達姆定蘇連著

豐子愷等譯

文化生活出版社

蒙古短篇小說集

有版權

著者	達姆定蘇連
譯者	豐子愷等
出版者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鉅鹿路一弄八號
印刷者	利明印刷廠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初版 0001—8000 冊

一九五四年三月再版 8001—11000 冊

〔文學・藝術〕 70000 字 定價 5,500 元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登登第號

Ц Дамдинсурен
Монгольские рассказы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49

編者序言

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現代文學還處在開始的階段上。只在三十年代，才有優秀的散文作家兼詩人那察格多爾濟（Начагдорж），作家達爾濟（Д. Дарж），哲倫查勃（Челенжаб），彼倫勒（Б. Перенлей），達姆定蘇連（Д. Дамдинсүрэн），孫格（Сэнгэ）等人的作品逐漸使年青的蒙古文學豐富起來。

給蒙古文學的發展以巨大影響的，是高爾基。一九二五年，當革命蒙古的領導者，向偉大的俄羅斯作家請求指導和援助的時候，高爾基回了他們一封內容詳細而充滿熱情的信，在那封信裏面，他以他所特有的敏感和深思，依照他的意見，說出了蒙古文學的發展應該走怎樣的途徑。

許多俄國古典文學和現代文學作品，以及外國作家的優秀的代表作品，被翻譯成蒙古文，給現代蒙古文學的發展以顯著的幫助。

振定·達姆定蘇連 (Лонгин Дамдинсүрэн) 爲蒙古有名作家之一。他是詩人、

散文家、翻譯家兼文學評論家，他對現代蒙古文學的發展起了重大的作用，而且在讀者間負有盛名。他的小說，一九二九年出版的單行本被遺棄的姑娘，得到廣泛的好評，並且被選入蒙古文學的教科書中。

達姆定蘇連一面在自己的創作中採用傳統的民間文學的主題，一面努力創作描寫新蒙古的生活和世態的作品。在他的小說和故事裏面我們可以看到克服幾世紀以來的偏見和積極參加革命蒙古建設的典型人物，他們在鉅大的鄰邦蘇聯的幫助之下創造着新的文化。蘇維埃文化給予革命蒙古新興文化以良好影響的主題，表現在達姆定蘇連的許多作品中。

嚴格的現實主義，生活的知識，以及將生活充分具體地表現出來的願望，在達姆定蘇連是和溫暖的抒情主義以及看到祖國生活明暗面的人物的輕鬆幽默結合在一起的。

達姆定蘇連所特有的天才，在他以簡單而明朗的筆調描寫故鄉的自然景色中特

別明顯地流露出來。

振定·達姆定蘇連在一九〇八年生於一個遊牧者的家庭中。十六歲以前一直和家屬們同在廣闊無涯的蒙古草原上過着遊牧生活，他觀察人民的生活和世態，很早就看到了革命前蒙古遊牧人民在滿清官吏、中國商人、蒙古王公和喇嘛的壓迫下的勞苦重擔。

達姆定蘇連家裏的男子都是識字的，這個愛好知識的孩子從他們那裏知道了書本的存在，很早就學會了基本的蒙古文和滿洲文。

一九二四年，這十六歲的少年結束了遊牧生活，去到城市，自願地參加了人民革命軍。在這裏喚醒了這未來的作家的革命意識，在這裏引起了他對於文化的無限的愛好。

達姆定蘇連於一九二五年初加入人民革命黨，積極參加黨的活動，不幾年便成了蒙古革命青年團的領導工作者之一。

達姆定蘇連在他生涯的初期已經和新聞界、文藝界發生關係。在主持革命青年

團的一個支部，擔任王公財產沒收委員會的書記和職工會蘇維埃主席時，達姆定蘇連始終對文學、藝術十分注意。在這時期內他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在將斯大林的列寧主義問題譯爲蒙古文的文學討論會方面。

多年的翻譯活動在達姆定蘇連的工作中佔着顯著的地位。他把普式庚的先知與列格之歌、漁夫與金魚的故事、烏雲、萊蒙托夫的帆、高爾基的小說童年中的數章、法捷耶夫的吹雪、馬爾夏克的許多詩、愛倫堡的漫筆和論文，以及其他許多優秀的蘇聯作家的作品譯成了蒙古文。

先知與列格之歌和達姆定蘇連文學作品翻譯成蒙古文諸原則的幾篇論文同時出版。

在文學的活動方面，達姆定蘇連於一九三四年出版了爭取文學語言的改良一書，並就這個對蒙古文學特別重要的問題寫了許多論文。

從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八年，達姆定蘇連就學於蘇聯科學院東方學術研究所。回到蒙古後他以語言和文學方面的工作充實了蒙古的科學。爲了配合蒙古改換新字

母，他編寫了初級讀本，後來又寫了蒙古語言文法教科書和新的正音法。達姆定蘇連並和蒙古的大語言學者路勃桑——萬丹（Л. ЛУБОЦАН-БАНДАН）積極從事於大俄蒙字典的編纂工作。

達姆定蘇連致力於學術和編輯工作，同時還寫了許多詩篇。他的詩母親，高加索山漫步，北極星（關於一九四二年的列寧格勒）等在蒙古普遍有名。

自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六年達姆定蘇連擔任了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機關報烏南的主編。

達姆定蘇連的文學活動和社會活動得到了政府非常重視，政府曾數度以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勳章和紀念章頒贈給他。

一九四四年在蒙古讀者中廣泛傳播的達姆定蘇連的若干名作，在烏蘭巴托出版了一本選集。

現在達姆定蘇連在列寧格勒的蘇聯科學院東方學術研究所當志願生。

在提供於俄羅斯讀者的這部短篇集中，達姆定蘇連真實地反映了革命前蒙古的

生活與蒙古人民共和國成立最初幾年的情況。

著者和編者謹向對本書製作賜予指示的烏瓦羅娃 (Г. А. Уварова) 表示衷心的感謝。

潑·柯勃札列夫斯基 (П. Кобзаревский) (青西譯)

目次

編者序言	(柯勃扎列夫斯基作 青西中譯)		I
在荒僻的遊牧地上	(高爾俄譯 豐子愷中譯)		一
沒耳朵	(羅希傑斯文斯基俄譯 豐子愷中譯)		充
白石	(羅希傑斯文斯基俄譯 青西中譯)		八〇
索麗雅	(羅希傑斯文斯基俄譯 青西中譯)		九〇
草原的花	(奧斯特羅夫斯基俄譯 豐一吟中譯)		一〇六
幸福山的馬	(著者俄譯 豐子愷中譯)		一九
失去的牡馬	(奧斯特羅夫斯基俄譯 豐子愷中譯)		一三七
金黃色的小山羊	(奧斯特羅夫斯基俄譯 豐一吟中譯)		一三〇
聰明的小羊	(奧斯特羅夫斯基俄譯 豐一吟中譯)		一三三

在荒僻的遊牧地上

陀林各爾繫好了馬，走向自己的小篷帳來。嚇狼的稻草人顏色發黑了。剛才下過一陣雨。四周肅靜。掛在稻草人上的搖鼓琴時時發出聲響。舊的帳氈的洞裏都冒出煙氣來。

「蜜達格，你怎麼了？」陀林各爾問他的妻子。

「我在我們的主人波洛德的篷帳裏忙着工作，來不及在下雨的時候把木柴遮蓋好。」

蜜達格懷着孕，但她不得不在波洛德家裏料理一切家事。

「茶在家裏吃了，晚飯到主人那邊去吃吧，我們家裏甚麼都沒有了，」蜜達格

說。

「波爾呼到那裏去了？」

「大概到達姆金的篷帳裏去了。現在只有一個波爾呼，將來我們有了兩個孩子，教我怎麼辦呢？」

「波洛德答允過，第二個孩子歸他帶去餵養。」

「他們要男孩子的。倘使生了一個女孩子呢？那時候怎麼辦呢？無論生的是男是女，最好留在家裏。總養得活的。」

女人的怒罵聲打斷了蜜達格和陀林各爾的談話。他們走出來看，發生了甚麼事。在主人的篷帳旁邊，站着達姆金的母親阿里亞老婆婆，和波洛德的妻子代瑞德。

主婦在奪取老婆婆的水桶，叫道：

「你到那裏去取的好水？你忘記了我有胃病麼？我不能喝鹽水。」
老婆婆正在懇求：

「我告訴您：您家的公牛吵架，把我盛着好水的桶打破了。我一點水也沒有了。」

波洛德聽見了叫聲便從篷帳裏走出來。老婆婆就把主婦的事向他訴說：

「昨天下雨的時候，我擺出兩隻鍋子來，接了一些淡水，您的太太把水統統都拿了去。這是不是應該的？」

代瑞德奪取了老婆婆的水桶，把水倒在她的頭上。

「哪，你的水你拿去吧。」

於是吵起架來。兩個女人互相扭住。

波洛德和陀林各爾把代瑞德拉回家去。蜜達格把啼啼哭哭的阿里亞拉到了她自己的篷帳裏。愛吵架的代瑞德咆哮了好一會。等她安靜了之後，陀林各爾對主人說：必須把篷帳遷移到長着多汁的草的愛倫霍舒地方去。主人同意了。

第二天，這些住民很早就起身。

篷帳上浮着煙氣的渦卷。吃過早飯，工人們齊集在主人的帳幕旁邊。這裏有陀林各爾、木匠唐達爾、達姆金和幾個僱工。

開始收拾主人的篷帳中的家用器什。但頑固的代瑞德和糊塗的波洛德只是妨礙

工作。代瑞德處處挑剔。肥胖的波洛德喘着氣，無意義地奔走，用長袍的邊來揩汗。

要裝載兩個篷帳裏的東西，牛不夠用。陀林各爾先裝載了老年的阿里亞的篷帳，而決定把自己的篷帳留交蜜達格管理，下一天早晨再回來取。但阿里亞不願意教這懷孕的女人獨自留在這裏，便聲明和她一同留着。

駕着牛的貨車的長長的行列，向着東方出發了。

波洛德和木匠唐達爾騎着馬，傍着行列向前進，認真地談論着蒙古對中國的鬥爭。

唐達爾最近到過烏爾格，聽見人說：他們要把中國的總管從蒙古趕出去，又聽說：世間不但有中國人，而且還有俄羅斯人。

「倘使他們能幫助我們把我們的敵人打倒，」波洛德說，「這倒是很好的。」

「你所要打倒的是那一種敵人呢，波洛德？」唐達爾問。

「我想，我們的敵人是中國的商人吧，」波洛德說。「然而，我不確實知道。」

兩人都吸煙了。

他們談談說說，不覺已經走過了一半路程。現在是考慮住宿地點的時候了。波洛德和唐達爾離開了行列，把馬放開快步，走向愛倫霍舒方面去。時間久已過午，趕牛的人們催趕着疲勞的牛。

在留剩着的篷帳中，當這時候，蜜達格悲嘆着，向阿里亞老婆婆訴說她的丈夫的事，說他對於主人的馬羣，比對於自己的妻子和孩兒看得更重，阿里亞老婆婆努力安慰她。在這被遺棄的住宿地上，虛空而靜寂，聽不見往常的馬嘶聲、羊叫聲、和公牛母牛的鳴聲。連那條狗也因為沒有人而不吠叫了，牠懶洋洋地躺在篷帳的蔭處。只有小波爾呼幸運了。他在住宿地上跑來跑去，找到了幾顆着色的骨彈。阿里亞無法拒絕這孩子，只得同他玩骨彈遊戲。

兩個女人因為沒有事情可做，一天到晚喝茶，把積着的牛糞全部放在竈裏燒。天色晚了。竈裏的火熄滅了。她們都不願意走出篷帳去取柴火。因為蜜達格行動困難，而阿里亞怕鬼鑽進被遺棄的住宿地來找求人所殘留下來的食物。兩個女人在神

像前點起了一盞燈，便躺下來睡覺。阿里亞睡着了，蜜達格張開了眼睛躺着。陣痛頻繁起來的時候，她叫醒了老婆婆。着慌的阿里亞就拿一隻裝牛糞的籠子來放在蜜達格的床邊，讓產婦可以靠在這上面，她忘記了鬼，跑到自己的篷帳那裏去取了乾牛糞來，把爐竈生着了火。然後又跑出去取木柴，當她回來的時候，蹲着的蜜達格的衣裾下面已經聽得見新生兒的微弱的哭聲了。

阿里亞把嬰孩放在頭生兒子波爾呼所曾經躺過的羊皮包裹了，就扶產婦躺在床上，用瘦肉來替她做肉湯。

但在那邊的新篷帳裏，這時候大家都已熟睡，竟把阿里亞和蜜達格忘記了。只有陀林各爾覺得不安心。

波洛德的大馬羣中，並沒有把一切馬都放在一起。有幾匹新近買來的馬還不許當作種馬放進馬羣裏去。因這原故，陀林各爾帶着馬羣來到愛倫霍舒的時候，比所有的人都遲。

陀林各爾給馬飲了水，把牠們帶到新的牧場上，便急急忙忙地回到蜜達格和阿